



王钺是继其胞兄王钺之后，相州王氏的第二位进士。任广东罗定州西宁知县，他崇尚仁政，亲近百姓，颁政令以改社会陋习，废除胡乱征税，禁止无偿征用民夫，使得逃离人口回归，此地恢复繁荣。他修葺县衙、天后宫、文昌桥，使得百姓出行交通便利。他行500里奔赴平南王府，为炭民伸冤。西宁大旱之年，他亲自设坛，成功祈雨。他在都城建墟，繁荣当地经济贸易。

王钺西宁施仁政 改修文昌桥获赞誉

相州王氏第二位进士

王钺，是继其胞兄王钺之后，相州王氏的第二位进士。他81岁寿终正寝，从政却仅6年，《西宁县志》《西宁旧事》详尽记叙了他的从政经历。

王钺（1624—1705），字仲威，初号左庵，诸城相州人。他天资虽比王钺稍钝，但心思缜密，善谋略。顺治十六年（1659），王钺赴京殿试，列三甲第2名。因母亲年迈，暂未授官职。母亲去世服除后，于康熙八年（1669）出任广东罗定州西宁知县。

“正月廿四日，晨起，谒家庙，就板舆行。次日，饭后与兄弟、子侄挥涕别。”从老家相州启程远赴西宁，走水路，跨六省，舟行74天。

康熙八年农历四月初七，王钺带着家眷仆人，分乘三条

赴广东任西宁知县

小舟，进入郁南县境，开启了他六年的西宁为官生涯。

西宁（今郁南县），在广东省西部，处于粤桂交界处，郁水（西江）中游的南岸。山地广布，只有西江与罗定江两水之间的狭窄河谷为平原。当时，建城镇是西宁县县署所在地，它偏安于河谷地带的西北一角。王钺一生的从政经历，就全部凝聚在这狭窄之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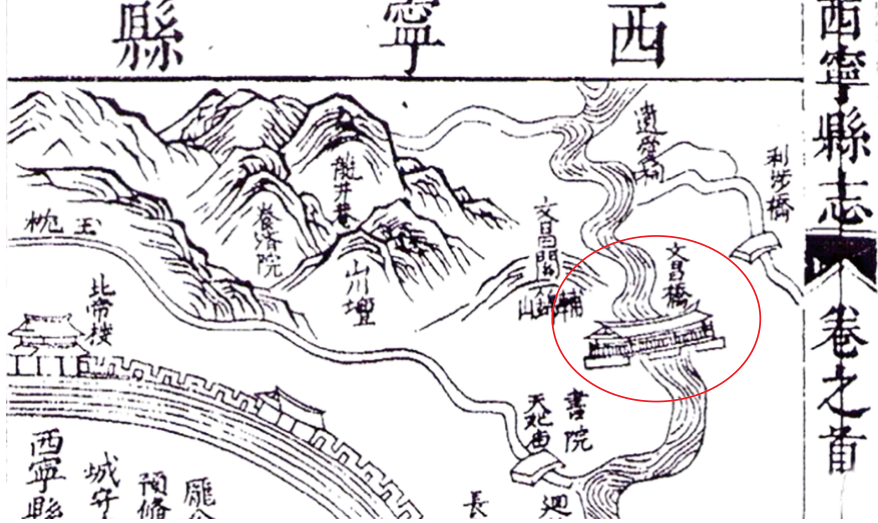
王钺尊崇孟子，崇尚仁政，亲近百姓，主张“得民心者得天下”为施政之道，主政西宁六年，先后推行一系列的仁政举措：消除陋习，醇厚民风；少用威刑，以安抚教化为主；兴修水利，修缮公共设施；减轻赋税，奖励民工；邀民众至县廨，促膝谈心。从政期间，地方太平，百姓乐业，其政绩斐然。



文昌桥和旁边的导槽。(资料图片)



康熙六年《西宁县志》地图上标有文昌桥。(资料图片)



康熙二十六年《西宁县志》中的文昌桥。(资料图片)

乘船五百里面见平南王 跪求撤销炭管制

康熙九年（1670）盛夏的一天，王钺候在省城平南王府里的公堂里，等着求见平南王尚可喜。他是为西宁乡民辛老汉伸冤来的。

辛老汉是西宁县的一名山民，靠烧炭谋生。西宁多是山区，山高林密，生活在山里的百姓多以伐薪烧炭养家糊口。他们只能烧炭不能卖炭，炭的交易权由省里派下来的炭商管控，他们规定：山民烧出的炭，不得擅自出售，必须统一定价收购。

一天，辛老汉听说连滩墟的炭价比炭商收购价要贵出几倍，就偷偷把炭挑到连滩墟上去卖。炭商发现后，就以他违反官府炭交易管理办法为由，把辛老汉捆绑着游街示众。时值农历六月，赤日炎炎，饥渴交加的辛老汉中暑身亡。他家人告到县衙，王钺看了诉状后，悲愤不已，一定要把那些奸商绳之以法。他正要派差役前去拘捕炭商，忽一幕僚附在他耳边低语说，这些炭商背后的靠山是平南王，如贸然拘捕他们，岂不惹怒王爷。不如先公文报省府，试探一下情况再说。

王钺就向省府递交呈文，要求撤走省里派来的那些炭商。上面却未批准，说这是王爷亲定的，其他官员无权更改。王钺只好乘船500多里，从西宁赶赴省城广州。

都城建墟设优惠政策 发展成为商贸重镇

都城距西宁县城50里，西江贯穿全境而过，江对面的封川县与之对望。王钺看到此地是交通要冲，想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建一个墟，作为县城西部地区的商品集散地，把四周山区的农副产品、粮食谷物集中交易，并通过西江水域运到广州、贵阳、南宁等地，借此吸引大量外地商人前来经商，以促进都城乃至西宁的经济发展。

为吸引商户前来，王钺采取了三年

王钺在王府从早晨等到近中午，迟迟不见王爷召见，就故意询问门客，附近有没有客棧？门客问他何意？他说：“如果王爷公务繁忙，我就先住下来。如得不到王爷回复，西宁全县的炭民是不会让我回去的。”门客出去不久，王爷的随从就把他引到了平南王府会客厅。

王钺把省里派往西宁的炭商如何控制炭价、如何欺诈炭民、炭民辛老汉如何身亡，又如何激怒西宁县炭民围攻衙门抗议，一一呈告。

他见王爷迟迟没有表态，就跪伏在地，声泪俱下地求告：“王爷啊，你一定要撤去这些不法炭商，给西宁县的炭民一条活路。”

平南王被王钺打动，最终答应了撤销对炭的管制。

由于刑事案件关系着每个百姓的身家性命，王钺对刑事案件格外重视，他首先清理了积压案件，又对一些民怨大、争议大的案件进行复查。费尽各种周折，经过与州府半年多的交涉，最终把“康熙八年（1669）百姓杨仕壮因窝匿逃兵罪被讹诈案，康熙九年（1670）百姓赖晋茂因服毒而被人制造虚假人命案、杨懋修因盗贼在招供时凭空牵扯被陷害案”等几个冤假错案予以改判，赢得了西宁百姓的普遍赞誉与拥戴。

免税、无偿提供经营场所等优惠政策。都城位置优越，交通便利，加上优惠的营商政策，很快就吸引商户纷纷入驻。随着墟的规模不断扩大，商贸越来越发达，都城墟逐渐发展为西宁县最大的集贸市场，都城也成为西江上游的商贸重镇。如果说西宁县城是西宁县的政治、文化中心，那都城就成为它的经济中心。都城墟的成功发展，充分显示了王钺卓越的商业头脑及发展的前瞻性。

整飭陋习震慑恶徒 禁止无偿征用民夫

上任之初，他先颁政令，以改社会陋习：“所有历史上之陋习，自本官到任之日起，一律废除！”

为掌握陋习废除状况，他微服私访，很快了解到，西宁陋习重灾区在于衙役征税，他决定先拿乱收费开刀。他公布禁令，缴税以谷折银时，一定公平，不得以任何理由加收其他费用。他常微服亲临征税现场，以观其效。一日，天色将晚，收税衙门下班之时，一名老农挑着谷物急急奔来，负责收税的衙役叫何明兴，他怪老农来晚了，耽误下班。老农忙作揖赔罪说，因道路难行，有些耽搁，求衙役老爷宽恕。衙役非但不宽恕，还要加收银两，以补加班费。老农不从，被推至门外，百般哀求，衙役始终不为所动。

王钺忍无可忍，上前责问衙役说：“县太爷已明文要求不准以任何理由加收其他费用，为什么还要强行收取？”那衙役斜视他一眼，叱骂道：“你算老几，竟敢多管闲事！”王钺说：“你不怕此事让知县大人知道了怪罪？”何衙役不屑道：“你少拿县太爷说事，县官不如现管，爷今天就是县太爷！快滚开，老子

要关门了。非要老爷教训你一顿！”何明兴见王钺站着没动，还怒目横对，就扬手打了王钺一记耳光。王钺火冒三丈，喊来手下对其施以杖刑，因用刑过猛，导致其当场毙命。

王钺昭示众人说：“这厮不仅敲诈勒索百姓，还公然行凶本官，该死！谁若再胆敢欺诈骗百姓，将与他同等下场！”

虽然此事让他受到责罚，却震慑了当地不法之徒，加收税赋、克扣银两等陋习很快全部废除。

整飭陋习一出手，王钺就赢得了当地百姓的好感与信任。

事过不久，王钺又出手整治了另一个陋习。

罗旁、彭湾、大埔等沿西江地带是低洼，西江河堤又年久失修，一到雨季河水漫灌，就淹没了从这里经过的县城通往州府的官道，县衙官员、差役以及上级来使等，经此处只能乘轿，就无偿征用当地百姓当轿夫。百姓苦于劳役，四处逃离，造成田地抛荒，赋税无收。王钺决定在秋后组织全县民工先修筑河堤，同时规定：今后凡公差和使者雇请轿夫都由他出资；其他衙役雇请轿夫要自己付费。如有违者，予以严斥。随后又明确规定：无论谁用民夫，必须给予相应报酬，不得公帑支付。

经过一番整治，被迫远走他乡的人逐渐回归，这一带又恢复了往日的繁荣。

修复天后庙、文昌桥 顺应民意利交通

清朝初年，由于战乱不断，社会动荡不安，西宁县诸多公共设施不是被战火损毁，就是年久失修濒临倒塌。王钺到任，先把县城内重要公共设施视察一番，决定带头捐资，先修复衙门。有官员提出异议：如不顾民生，先修衙门，百姓会有怨言。

王钺说，衙门不修，怎办公务，公务不办，怎为百姓做事。修衙门不是让官员享福，而是用心为百姓办事。做事虽要顾忌百姓言论，但更要注重实效。

王钺上任当年，就把县衙以及岩畏堂、大门、仪门等一并修复。然后，又着手修复天后庙。

天后庙，也称天妃庙，庙中敬奉的天后是福建莆田人，姓林，相传出生时神奇怪异，去世后经常显灵庇护众生。莆田人把她视为庇护之神，尊称海神。西宁虽不沿海，但天后能保佑百姓平安多福、辟邪免灾、添丁生子、五谷丰登、六畜兴旺，西宁百姓也视其为保护神，予以敬奉。当王钺看到庙宇墙倒房塌，梵钟倒地，深知城内百姓已久无法事了，心中焦急，就对负责修庙的官差说，寺庙是百姓寄托精神之所，这是事关苍生的大事，应尽快修复。通过紧急赶工，至年底时，已修复完毕。王钺站在香火袅袅、梵音杳杳的天后庙，环顾四周，见群山拱卫，两水争流，觉得此处乃灵秀聚集之地，风水极好，让本县秀才金光绶写了一篇《重修天后宫碑记》记录。

如果说修复天后庙是为赢得民心，那么修复文昌桥与文昌阁则是发展西宁文化的美好愿景。对于文人来说，这是一件泽被后世的大事，但对于更关心眼前利益的老百姓来说，他们并不支持。因此，王钺动工修复文昌桥、文昌阁是需要远见与魄力。他还是尽量顺应民意，把文昌桥修在文昌阁前面，因为老百姓感到文昌桥离他们更近，更有需要。由于财力有限，文昌阁并没在任期内建成，对他而言是个遗憾。

康熙二十六年《西宁县志》记载：“文昌桥，东门外一里。万历四年建造。后潦水冲卸，知县林致礼修复。寻被火，改于天妃庙前。又圯，辛亥年，知县苏至卿捐俸一年，倡议砌石。康熙庚戌年，知县王钺查苏祠田租，改为阴桥（廊桥）。”

阴桥，即为廊桥，为长廊式桥梁，均为木石结构，桥墩以青石垒砌，桥梁、桥柱及桥面皆为木料凿榫衔接，不用一钉。桥、亭、塔、廊集于一身，可行人走马，又可遮风挡雨，所以称为“风雨桥”；桥上设有扶手和长凳，行人可以乘凉小憩，又称“凉桥”；桥身漆彩雕画，也被称作“花桥”。风雨桥不仅利于交通，还有兴旺通达、招财进宝的寓意。王钺之所以把文昌桥改修风雨桥，一是为便民利行，二是打造文化景观。

动工之前，王钺让人加高桥墩，增高桥梁，让文昌桥矗立成一道雄浑的关卡，锁住文

昌江，消除水患。

康熙九年（1670）刚出正月，就开工修复风雨飘摇中的文昌桥。《改修文昌桥记》记载：“每石加砌二尺，搭木施板其上，广十尺，长百尺有奇，两翼构柱结榫，覆以椽瓦，饰以丹雘。”次年（1671）秋建成，工期近20个月。改修后的文昌桥如一座巨型画舫，矗江而立，成为一道标志性的水上风景，空阔的文昌江面因此也不再寥廓。

风雨桥的修复赢得了西宁县各界人士的赞誉，西宁著名儒士萧士浚大加赞赏说，王知县改修后的文昌桥，横跨江河而立，镇守着文昌江的门户，不仅能让百姓方便渡江，还能像曾经的文昌阁一样，能罩护西宁的一方风水。

《改修文昌桥记》中载：“桥之成，成于苏公也，桥之修，修于苏公之田也。若夫清其租而无废乎其功，余不过一综核之劳耳。忆朱文公之记上清桥也，欲后之君子知其成之不易，相与谨视而时修之。夫苟谨视而时修之，则此桥之利赖于人与土者，且数世而未有已也。苏公之桥与租固在后之人，岂难一综核如余哉？则苏公不替美于前矣。因具述文公之旨而为之记，以塞邑人之请而而后君子劝。”

文昌桥修复后的第二年（1672），西宁县就有两人中举，分别为西坝的沈凤、从新会迁居西宁的陈玉，这在西宁科举史上是破天荒的事，百姓都说得益于文昌桥的修复。百姓对王钺更是信服，说他通晓天文地理。